

十年磨一劍

謝國雄*



資本主義在臺灣的發展是我研究的焦點，我分別從外包網絡、勞動體制與在地範疇來分析這個形塑臺灣社會的關鍵力量。《Boss》 Island 提出對臺灣經濟「奇蹟」的另類解讀，指出外包體系在 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末期臺灣出口導向的資本主義中的關鍵角色，有別於發展社會學中的國家中心論或者世界體系論的觀點。《純勞動》指出臺灣勞資關係的特色：高度商品化的「純勞動」，迥異於西方資本主義，有別與西方勞動體制研究的發現。《茶鄉社會誌》引入在地理解範疇（如「頭家」、「天地人」、「份」、「報」等），擴大並深化對臺灣資本主義核心範疇（如「工資」）的理解，藉此勾繪影響臺灣社會的三大關鍵力量（國家、資本主義與在地運作法則）及三者間的連屬。

不同於前面三本專書聚焦在臺灣勞動者主動擁抱資本主義的「志願性順服」，《港都百工圖》偵測到勞動者在志願性順服中的看穿（penetration）與能動

*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

(agency)。本書呈現了商品拜物教在臺灣資本主義中的展現，針對「結構／行動」這個基本議題提出了「結構力量的呈現樣態（現身、變身與隱身）與「大迴路」的新論點，並且確立「存在感」(ontological touch) 這個新的基本議題。這個研究從 2003 年夏天開始，到 2013 年 1 月專書出版，前後花了將近十年的時間。

為什麼會花上十年的時間？讓我從理論、方法與史觀三方面來說明。

在理論上，我的經驗是：立基在具體的研究（如資本主義在臺灣的發展）上，緊扣學科的基本議題（如社會秩序的形成、結構與行動關係等），正面迎戰學科裡的關鍵爭議（如主觀與客觀、制度與意義），以及嘗試各種取徑（如結合政治經濟學分析與文化詮釋、借鏡現象學等）。

在方法上，我採取的是田野工作。田野工作者以自身作為探索社會生活的媒介，不僅蒐集與創造資料（技法），也切磋與創新理論（基本議題），更不斷反省「行動者與研究者各自如何知道與認識社會生活」(認識論)，並且展現「為何要進行學術研究等」的終極關懷（存在論），其精髓則在於技法、基本議題、認識論與存在論的「四位一體」。

在史觀上，掌握臺灣社會以及臺灣社會學的發展史，可以培養研究者的歷史感：「我從何處來、現在處於何地、未來將往何處去？」，藉此掌握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，將其當作切磋與超越的對象，同時建立起自己的學術社群與傳承。換言之，史觀的基礎是知識圖譜的建構與突破。

理論、方法與史觀上的切磋，耗時耗神，是慢工細活。再者，這三者的進展，並非線性，反而更像長江中的黃牛峽，航道艱險，「朝見黃牛，暮見黃牛，三朝三暮，黃牛如故」。這樣一來，「見山是山，見山不是山，見山還是山」的辯證發展就是努力的目標了。

在具體操作上，我不時對自己提出「四問」：

- 問了什麼樣的問題？是描述的、分析的或是謎題式的提問？
- 提供了什麼樣的答案？有別於前人嗎？有趣嗎？吸引人嗎？深刻嗎？
- 在結合了技法、基本議題、認識論與終極關懷的社會學的技藝（the craft of sociology）上，是否有精進與突破嗎？
- 在社會學的基本議題（如社會秩序的形成與變化、結構與能動等）上，是否做出了貢獻？更進一步，是否提出並確立了新的基本議題？

聚焦到臺灣社會：

- 是否有能力偵測到臺灣社會巨變中的關鍵課題？
- 是否有能力能針對這些關鍵課題做出深刻而原創的研究，將其轉化為社會學中的基本議題，進而在世界社會學界中占有一席之地？舉例而言，面對臺灣社會

的巨變，既有的範疇（如「國家」、「市場」、「工作」、「家」、「族群」、「宗教」等）是否可以有效地理解臺灣當前的社會？或者我們必須發展出新的概念？

- 社會學家如何與臺灣社會進行雙向的互動？如何透過這樣的互動提升社會學的技藝與深化對基本議題的探究？
- 世界各國的社會學，都是以理解各自的社會為志業，然後發展出特有的議題與觀點，最終成為世界社會學的知識庫藏。放在這樣的脈絡下，臺灣社會學有何獨特之處？又有何盲點與留白？

作為一個研究臺灣社會的「臺灣」社會學家，最大的願望是能回答「臺灣社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？臺灣社會有什麼特殊性？作為一個「社會學家」，則時時刻刻以理論的創新為努力的目標。

這樣的期許，如何在日漸數量化與形式化的學術評鑑中不被淹沒？我們如何實際運用社會學有關「結構／能動」的洞識，扭轉這個誤將手段當成目的異化力量？我們如何回到從事社會學研究的初衷？

這次得獎，意味著上述的取徑與努力可以獲得臺灣學術界的肯認，不僅鼓舞了我，也鼓舞了有意選擇這條人煙較為稀少路徑的年輕學者。路遙不覺遠，唯有結伴行！